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六

漕河類

追論漏網河臣疏

孫居相 萬曆年

議處本折倉糧以蘇貧累疏

俞諫弘治年任

據山東布政司呈查得嘉靖三年分部院徵糧則例內開臨清廣積二倉并德州倉夏稅小麥折米如在三百里之內州縣運赴本色米石上納每石加耗二斗脚價銀二分五釐若三百里之外每石連正耗蓆草脚價共徵銀八錢仍照例買米上納其秋糧臨清倉民運赴倉米每石加耗二斗蓆草銀二分五釐該納州縣不拘地里遠近每石連正耗蓆草共收銀八

錢趂米賤之時赴臨淸幷附近去處仍買本色上納
等因咨通行外爲照常年所屬各府州縣徵納前項
倉口稅糧該徵本色運納者其脚價每石比之官定
使費尤多徵收折色者到倉每被光棍攬頭擡價每
石要銀九錢以上或至一兩以上者亦有之寫立合
同誆騙浪費十無完納一二往往貽累大戶監併追
賍傾家蕩產動經數年不得完納及照今歲省屬地
方比之往年頗爲薄收粟米每石時值價銀不上七
錢之數大戶例該收銀八錢若常照本折運納買上

是以小民膏脂之餘而為攬頭誆費之資不惟仍累
大戶抑且斷滯　國儲合無通行所屬將嘉靖三年
臨德二倉麥折米幷赴倉米不分地里遠近每石進
脚耗蓆草照例共徵銀八錢每銀一分收錢七十文
收完易銀傾瀉印封差經收大戶倒文赴倉上納不
必買米其嘉靖三年以前年分拖欠未完見被攬頭
誆費者通行查出亦不必令其買米止照原數追銀
在官赴倉上納與今年秋各出通關銷照聽候本倉
自行照例支放庶糧草早完大戶不致受害官民兩

便緣由到臣 卷查先據該司呈送造完所屬州縣各年拖欠錢糧文冊前來查得臨清廣積二倉幷德州倉各自正德元年起嘉靖元年止夏稅小麥折米及秋糧米石除花戶拖欠奉例委官查明蠲免外其大戶巳收完足赴布政司倒文解納未獲通關者臨清廣積二倉共米九萬一千二百四十三石四升六合一勺六抄二撮德州倉米一十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三石八斗二升六合中間雖年月久近不等俱不行完納掣取通關巳經行據該司提解濟南等府章丘

等縣正德九年大戶高安等審標執稱已將糧價銀兩交與攬頭林杲等上納未完各大戶侵欺不等及至行提林杲等對問又據該司備臨清州回稱林杲等名下不止本省章丘等州縣錢糧其騙貫河南等處各州縣錢糧亦多見該監兌主事發州監追等情又經案行該司將德州倉糧冊行分守左參政呂經臨清廣積二倉行帶管臨清兵備副使錢宏各弔監兌主事文卷歇家保狀合同廒經底簿查對原解的數分別先已納過者就將出給截數倉鈔比對廒

經明白仍欠若干係大戶名下侵欺者照依原收官價係攬頭名下騙賣者照依原寫攬價各盡其家產差委能幹官員盡數變賣賠償追過銀兩暫發寄庫另後議處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孫漳議照臨淸廣積二倉幷德州倉夏稅麥折米及秋糧改撥兌軍幷改兌與民運赴倉米俱係聽兌之數國用所急者自今正德元年止被攬頭大戶侵騙不行完納掣取通關者共計二十一萬有零縱使變賣家產亦不能勾儘數賠還縱使照例將攬頭枷

號發遣小民之膏脂已被吞噬　國家之軍儲已被虧損徒增痛恨何濟於事然鑒往可以善後其嘉靖元年以前被攬頭騙費大戶侵欺者已難求全責備矣即令嘉靖三年前項各倉糧米大戶徵收將完陸續倒文解納若不嚴爲禁令別作區處任其優游自在寫攬包納不無弊復如前若痛懲攬頭騙費之弊而專任之大戶上納則恐納糧米數多而乘時射利之徒不無如前攬納別生弊端千萬阻撓只欲令其將銀交收在庫作數支銷或解京則恐原議聽[illegible]之

數遼難輕收查得臨淸兵備副使 勑內開有查考
倉糧革除奸弊字樣則 廟謨廷議深長遠慮葢原
有議于此合無將臨淸廣積二倉行令主事會同副
使德州倉守巡官一員或訣州知州各照依大戶投
文先後拘令行戶斗頭照依時價與同各訣大戶買
米上納或令富商大家先將糧米上納在倉然後令
大戶照依納過米數交還價銀以後若年歲不收米
價高貴暫將價銀寄庫待豐年買納其嘉靖元年以
前攬頭騙害者照依攬價大戶侵欺者照依價值各

追收貯庫作數支銷如此庶既往者得以清絕而將來者不致侵欺其於官民頗爲兩便乞

勅戶部再加詳議作急上　請俯賜施行惟復別有

定奪

議復臨德二倉糧疏　徐栻　嘉靖年任

臣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欲足國者必裕民之生而後可以固本欲禦患者當慮事之周而後可以經遠我　國家都燕雄鎮西北密邇邊陲藉兵為守故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聚之　京師以克糧餉固根本而為強兵之資復於臨淸廣積倉德州　倉每年會派秋糧夏稅麥折米共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分貯二處以廣積貯計十年當積一百九十四萬餘石而倉廩實矣設遇該運地方災傷重大例當蠲免

無處撥補就將二倉糧米照數支運務不失四百萬額數載在漕運議單可考此我 祖宗立法備患意至深遠也嘉靖初年遇有災傷奏 旨蠲免起運旋於臨德二倉撥補後因會派地方告歉輕減及二處囤積損腐一時偶見窒礙輙有建改折之議者自改折之議行而二倉額糧漸減積貯漸耗比臣備員山東詢前米不及往昔四分之一是以該運地方有災乞免無從支補近止免存留而不及起運固有以也夫存留乃 宗室祿糧官吏師生俸廩軍士月糧

等項所需原不可缺若停免此項而不爲措處將何支給如江省自隆慶五年災傷共該減免存留糧銀約三萬一千三百餘兩臣奉宣德意務令小民均被霑恤而各屬申請乞補者紛紛且至臣隨督行布政司查將紙贖及軍餉驢脚等項餘銀如數補給稍克有濟然似罄各郡邑之庫藏矣不然有司固知存留錢糧難免仍舊追徵莫敢控訴所謂黃紙謄白紙催所由來久矣小民何由霑實惠哉此東南子遺之民歲遇荒年既困而又重困之也至於漕渠仰荷

皇上威靈　宗社福祐當事諸臣皇皇求治今固安
流速濟矣但黃河水性湍悍徙決靡常自古記之似
終未可必恃矧聞京通二倉鮮三年之積萬一卒然
有警胡以備之　臣誠抱杞憂焉竊思欲裕　國安民
爲有備無患之計必須求復　祖宗舊制先將臨
德二倉脩葺添增俾可積貯十年會派額米顧由今
漸積則十年之間安能必各該地方之無虞河渠之
不阻哉又須該處糴補而後可若專令會派該運地
方設處似尤有難焉蓋各省庫藏自隆慶元年查盤

起解之後樛栝殆盡中間縱餘一二似當稍積以備地方不時之用爲天下長計者不可使天下庫藏皆空虛也臣愚竊謂宜行臨德二倉管倉官查歷年見貯倉糧若干改折銀若干以十年所積計之尚欠糧若干悉聽將前改折銀給發於產米地方收買如數少不敷併行漕運河道各衙門量支無礙官銀湊買或每運耗米有餘隨便與之轉糴俱攤搭運船載至二倉交納其二倉會派以萬曆二年爲始遵照近例俱徵本色期以三年連前糴補務足十年會派之數

如二倉囤積不足即徐州天津等倉一水聯絡相通
分貯尤便若慮米有腐爛聽管倉官每年量將附近
衛所該運漕糧照數抵換出陳易新必于原額約二
百萬數有餘方許改折會派其改折銀兩須專貯聽
候糴補不許別項支用以後如遇地方重大災傷照
依原　奏報覈實分數將起運糧米　特賜減免以
示寬恤即於各倉內先行支運候該地方歲豐量給
銀糴買補還或漕渠阻梗亦可預爲支運候運到之
日如數扣補務足支運額數如此倉有餘糧帑有餘

銀一可以霑鐲䘏之　洪恩一可以備河渠之不
測且二倉地方相去邊境疾馳之騎不過旬日卒遇
緩急亦可接濟邊餉以固根本而每歲四百萬石之
運常保不失正額垂之數年京通二倉當餘六年之
積矣斯我　祖宗經制富彊之遠略不盡復乎宋
臣呂祖謙所謂先王有預備之政蘇軾所謂爲國有
萬世之計者端亦在是　臣猥樗庸不足以與聞大計
濫役江右目擊時艱實一念芹曝之愚也伏望
皇上軫念當　龍飛體元之始正人心屬望之時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 賜之施

行民生幸甚 國計幸甚

請遣大臣治河疏

陳　堂　隆慶年任

臣聞明天之道者必驗於人應天之變者當以其實是故古之明王遇災而懼隨事格天而卒保治安於無虞者良有以也臣頃見彗星見於西南彌月不滅考之往牒災應謂主大兵謂主大水或應之一年之遠或應之數月之近臣愚以爲兵無大於邊防水無大於河患邇來虜王效順邊境稍寧雖有可虞然猶誘之曰未形臣愚亦已列名同官御史林應訓等疏末以勸　皇上戒備之矣若黃河之水東橫西決

散爲洪流自徐邳以下以至淮之南北不啻千里流離漂沒莫可勝數居無尺椽食無半穗上阻運道下墊民生斯不謂之已形者哉然而當事者一切付之無可奈何無有持一長策可據以爲疏理者臣愚以爲今日治河之難者有五曰事權不專也羣策不一也利害不審也錢糧阻格也功罪不核也何以知其然也　國家以理漕屬之漕司以治河屬之河道俱以都御史重職奉　璽書行事豈非使之各盡其職業無有推諉無有阻撓以共成　國計哉乃邇年來

輒因河之不治遂以漕司而責之天妃閘以南於河道而責之天妃閘以北畫地既分遂成彼已一設官也而或去或留一決口也而或築或否以致有司下吏彼此觀望迄無成功無論今日卽自臣有知識以來漕艘遲緩不曰漕艘而曰河道梗阻河道梗阻不曰河道而曰漕艘稽遲彼此相推而卒莫有引咎自反者大都然也頃者朝廷銳情國計舉漕糧四百萬石通限正月以裏過淮懸重法以繩之然後僅免黃河伏發之候而可保無事今又以淮之南北分信

地矣近雖部議欲以河道都御史仍照　敕書行事而撫屬地方水患又聽漕運都御史從宜料理言非相悖而行不免於牽制者卽有不治如今日之患不止則當責之誰哉且黃河之與淮河其流雖二其爲運道相維繫貫通者則一未有黃不治而可以治淮亦未有淮治而黃可以無事者也今之議者爲黃河計曰築崔鎭口矣今聞崔鎭而上至於邳州一帶決者不下一二百處大者百餘丈小者亦三四十丈何可勝築也卽築之又何保其不復決也曰復老黃

河矣然引黃河東流將必引淮逆爲北向而後可以與黃會而全運道竊恐非水之性勢難成功益退而壅決於宿邳之間不可爲也曰挑正河矣然河之決也由下無所歸故上有所壅今河無入海之路雖使河身日濬奚益哉爲淮河計者曰築高家堰則工費不貲束手無策曰築高寶黃浦等堤則隨築隨決漫不可支欲引淮泗而入之江則江上流也而海爲下海近而江遠高寶之間所經興鹽等縣皆爲入海之路豈能盡隄防之而使必逆而南哉兼之草灣海口

淤澱如故遂使河身日高黃河日漲不圖爲疏導之計而惟築堤以防之將見堤之高也有窮而水之高也無限其勢必內灌而弁泗水以趨於黃淮一日不治則淮之人一日不安枕此定勢也以是數者積時累日坐觀其大敗決裂而不可救此何以哉臣愚以爲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其利而無其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則可矣漕渠古無有也自漢唐以來宜莫如劉晏然史稱晏盡得運之利與害各有四當時即盡以漕事委晏使晏得盡其才固未

嘗以利而諱害亦未嘗以害病利也今之司河漕者
能如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循循底柱硤
石觀三門遺跡而至河陰鞏洛視前人宇文愷等之
所爲者乎每藉口必曰神河而皆付之曰不可治又
曰神禹而不能治不知今之人有能三年於外者乎
三過其門而不入乎胼手胝足而不勝勞瘁者乎大
抵治河者委於治河之官故事行勘一聽之於郡縣
佐貳彼以河爲職遂見黄之害而不見淮之害見黄
之利而不見淮之利不知淮利而黄亦未嘗不利淮

害而黃亦未有不受其害者其治淮者輒委之郡縣之守令彼以守土爲職其所見又復然如之何而不互相持衡莫決也然有可誘者曰下之人異議耳自古師行糧從雖有巧婦未有無米而可以議炊者今淮揚之間自隆慶三年以至今日之巨浸眞堯之所謂九年之水矣土地所產旣無一毛之入而河漕工費動稱鉅萬當事者復壓 內帑而不之請豈所謂通達國體者哉夫有非常之事者必有非常之工非常之工非非常之財不可濟也 國家二百年餘河

神亦可謂効職矣以至今日始有此變非如曩時之
猶可以安常襲故者近者淮揚撫按諸臣疏
請賑濟僅借留一二萬金為災民計而猶格於部議
安望其能請 内帑百萬以濟大工哉臣知其不能
也夫人臣為 國家守財非徒能守其財之難而善
用其財之難今之戸部錢糧曰濟邊急矣不知邊猶
人之肩臂而淮揚之地則腹心也運道則咽喉也今
之工部錢糧曰 上用急矣不知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君之言固似孔子者二

部大臣豈以百姓爲可緩而視身之咽喉腹心不若肩背哉彼河漕二臣目擊河工之急也欲裁其費則用小而不可爲欲大其施則力限而不能爲即如崔鎮口與高寶堤之築塞皆傅希摯與吳桂芳之所自以爲必不可已者而亦苦於措處之無及東搜西括莫可支持他可知已臣愚以爲今日司國計者皆過也錢糧旣已不敷而國家之待河漕二臣輒復以次序遷無所責成其殫心竭力鞠躬盡瘁者秩不加陞坐視如故者罪不加罰率皆三年之内僥倖無

事相繼棄去何怪乎河患之日甚一日哉卽如傅希

摯彼自以爲實心任事者三年考滿不聞查核功罪

其在於今經理漸熟河患方殷而又以陝西巡撫行

矣使繼此而李世達者又復然臣慮河之患無已時

也夫是數者展轉相尋因循苟安以致今日輒干星

象上厪　聖衷臣待罪言官何敢一日安哉臣聞

惜小費者不足與成大功守拘攣者不足與觀昭曠

漢武帝稱雄才大略矣瓠子河決至投璧親祀公卿

負薪宋仁宗稱令主矣汴河數決災民棲御廊聚國

社憂形於色至輟儒臣司馬光講筵三往勘之卽如
先朝徐有貞之築張秋朱衡之築夏鎭皆以大臣而
成功者假令二三君者與　國朝　列聖皆苟安故
常是使河之患在漢宋者不知何如而張秋徐沛今
尚無底止也臣愚反覆思惟以爲　國家今日河漕
計莫如　特遣大臣集廷臣惟議有才望者或見任
戶工二部侍郎或嘗有事於河道熟知水勢地利不
鹵莽者會同新任河道都御史李世逵見任漕運都
御史吳桂芳協力共理重之　璽書定之期限河平

之日照舊分職管理則庶幾乎目前可以一事權可以定羣策可以審利害可以酌錢糧可以據功罪而俟
命於朝廷以行賞罰夫自古成大功幹大業者豈因循掣肘者之所能辦哉今河漕二臣
勅書曰便宜部議亦曰便宜而卒不能破格一努力而爲之者終爲文法所拘而不敢自越也語曰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又曰不一勞者不久逸臣愚以爲誠遣大臣則視河與漕無分彼此視黃與淮無分胡越勢可便漕而不便於河不爲也勢可便黃而不便於

淮不爲也河道之臣齟齬則以漕運之所宜遷就者
通之而使不涉於忌嫌漕運之臣牴牾則以河道之
所宜委曲者導之而使相忘乎彼己腹心臂指脈理
貫通無相滯礙無相阻扼其有狥私害公病人利己
者輒得以其理直之而請 命於 陛下然後可
以惟其事之所欲爲而能有濟臣故曰可以一事權
誠遣大臣則崔鎮口之應否築塞老黃河之應否開
復宿邳一帶正河之應否挑濬高家堰之有無關繫
淮泗扃鑰高寶等堤之能否阻遏橫流淮泗入江果

否順水之性而無所礙草灣海口何以成功而無補於目前或疏濬或築塞能否可以並舉而後取效折衷議論舉衆說而量其長短如不出是數者而可以黄淮兼濟則力主其說而在於必行如是數者而皆無益於黄淮久遠之計則愽採輿論而務爲究竟必得夫事機之肯綮可以措手然後已　臣故曰可以一舉策誠遣大臣則必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江淮河南山東直隷之間備詳要害何者爲枝流何者爲正道何以遏其狂瀾何爲適其本性是非利害皆屬

之於一人淮南淮北皆視之如一體郡邑長吏與夫佐貳治河之屬皆如四肢手足之率相爲用而不相背利在於河者多而漕者少則從其計多者而不以爲私圖害在於淮者少而黃者多則從其害少者而不以爲嫁禍利一害百毋以害掩利害一利百毋以利冐害不拂於人情不撓於衆口 臣故曰可以審利害誠遣大臣則奉 命而往以 陛下之心爲心如 陛下之親行耳聞目擊確有可據一手一足一木一石之力所不能辨者皆得以請 命於朝而

無所窒礙內而視戶工之臣猶為一體外而視河漕之臣相為一家　陛下既擇人而用之亦能以大臣之心為心聽其便宜行事大破故常利必期於大興而不惜小費害必期於盡去而無惑人言其有事在兩可勢不兩全利害相關勞費難度者亦可以詣闕借籌稟授方略而期於共濟永賴　臣故曰可以酌錢糧誠遣大臣則請　命而行事竣而返功有底績之期事有責成之日河漕二都御史而下以至於百司庶府卑官小吏苟有一毫之豎立効勞國事者皆

得以其功而敘錄　奏議陞賞其或因循搪塞苟安
目前及浪費不貲闕茸罔效者亦得以其罪而奏
聞處治一如沿邊重鎮或年終奏報或三年類報使
人心鼓舞於奬勸激勵之中而唯吾所聽命然後羣
力可協而百工可成臣故曰可以據公罪而俟
命於　朝廷以行賞罰夫由前觀之而今日河之爲
患如此由後觀之而異日河之庶幾如此
陛下何靳於一官之命而使運道民生日復一日無
平成之期哉且　陛下御極以來　軫念國計每

廢運道艱阻嘗議開泇河矣試開膠河矣議復海運矣計亦不下百萬而猶限於勢力之不可能民命之不可保今皆報罷而使河渠復漲塞如故
陛下何不以泇河膠河之費而借貲於河淮故道猶不失其常策哉說者以擇人為難臣又以為不然夫堯之知人猶必失鯀而後禹若慮諸臣之有負任使而寘之不問是因噎廢食之說也借使所遣大臣名位與河漕二臣不相上下才識與河漕二臣不相優劣而朝廷顯使鼓舞自新之下則河漕諸臣之耳

目心志皆爲之丕振而思以自奮寧復尋常之苟安
已哉昔唐之淮西久不能下李愬諸將非不可以計
月成功者乃裴度在廷獨曰臣出而諸將爭功則元
濟就擒矣自古成功建業其所鼓舞之機類如此臣
誠願
皇上之治淮南北如唐之克復淮西而
特遣大臣如裴度之効職也如蒙
勑下戸工二
部擬議
上請則庶幾河患可息運道無虞民生
國計皆非小補雖有星象之異亦不能爲之災矣

議革勳總易副將以肅漕規疏

聶應科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上

臣聞行法者務求其本救弊者當濬其源本有未端源有弗清徒屑屑焉支分而旁析之無益也 臣奉命巡視上江兼管漕糧追憶去歲風濤泛湧運艘沉没邇聞中州饑餓倭冦跳梁若不及時計議則漕運可虞殆有甚焉者矣 臣職掌所關又安得默焉已乎 臣請以勳總之不容不革者為 皇上陳之何者漕糧軍國之命脉萬民之膏脂而其轉輸挽運之權又

操之於總兵其關繫非輕其責任至重即使主之得人操之有法尚當慮周於意外顧以紈袴庸品貪婪鄙夫因循縱恣者當之何不墨黷成風俾漕規之決裂而不可收檢耶且漕運用軍丁不以民夫爲其駕運則開閘有時可以防波濤冲激之患脫有不測則護檣營壘梐棹干盾荷戈向敵可以捍遏截虜掠之慮其爲慮至深遠也指揮等官用軍政考選掌印部運更番從事把總則取武科及屢有薦剡者以充厥事爲謀至周也乃若統運官曾用參將一員者何爲

其轄於撫按便於節制不得以恣睢暴戾任意誅求其所以隄防而約束之者何至嚴而至密已奈之何承平日久紀法日廢今之運軍按冊呼名魚貫而應者悉市井亡賴之徒焉耳而押運諸臣惟務私囊罔顧公事朘削為謀刀錐是競每船分為三項名色一綱司一旗甲一畫會正米有耗矣而耗之外又有耗焉命曰贈米贈米有耗矣而贈之外復有贈焉命曰加贈又每米一石綱司索銀未已畫會索銀未已而旗甲每千石少者三四兩多者七八兩且廣買土宜

過境貿易方經營低昂之不暇何暇顧黃水之先後風色之緩急才一遭飄流復派編珉甚之花費侵没有幸危而利菑者種種弊端筆所難罄倘遇不逞束手靡策嗟嗟二三把總官至卑也其廢置亦至易也而大壞極敝至此豈積弊終不可剔而運軍終不可振哉良由官以勳總體貌隆重於撫按而舉刺不及於厥躬卒也世胄漫無揀選内藉與援外靡顧忌每把總過淮取銀三千有奇至通州二千有奇夫總兵既取之把總把總等官不得不指率而科之軍人派

之百姓又不得不相率而爲商賈之逐什一之息藉
轉輸以爲利藪斂軍庾以充谿壑上負寵命下厲生
民有臣若此將焉用之臣愚以爲不受副將則節制
不便不便則漕規不振不振則病國病民禍益滋甚
矧近奉
明旨總兵只至通州不許入京亦毋得
再以交際爲名科擾官軍陛下已明燭萬里之
外而洞晰幾先之隱矣臣敢不預綢繆之慮而謹衣
袽之戒乎伏乞
勅下兵部參酌往例改用副總
兵一員選其忠謹雄傑素有賢聲以克總運仍聽督

撫按漕衙門舉刺庶前有欣慕後有儆惕紀法嚴而
夙蠹可除漕規肅而轉輸無虞　國計幸甚民生幸
甚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酌議治河疏

陳邦科 萬曆二十年五月上

臣惟黃河猶人身之腸胃　祖陵其腹心運道其咽喉而生靈赤子皆肌膚也水之患常相因而治之之術常相妨其關繫並切而勢不能以並濟夫黃河俱匯數千里山澤之水交會於清河一口而出高寶湖畜數百里山溪之水由瓜儀閘口而出勢不能容故黃決徐邳淮壅泗城湖齧運堤此地勢使然也然幸而雨暘時若歲無霖潦或暫潦旋霽或此漲彼消猶可支持惟夫淹霖數十日積潦數千里黃淮同漲

湖河並高卒不能消故障之愈激遏之愈奔此天時使然也臣見河臣潘季馴十餘年間固堤束水藉水刷沙其所以禦平時地勢之水患者可謂竭盡心力亦不可謂無左驗矣而至於治天時之水患則滯而未能通也臣請效其愚而 聖明洞察焉夫平時河不甚漲恐支流奪河故築堤束水以刷沙見誠卓矣豈有河流飽漲且踰隄而越之猶患水力之不全而日隆其堤以與暴漲爭欲堤之不橫潰何可得乎此雖鎔金爲石冶鐵爲土寸寸設版築時時議修防

臣知堤之不能保也故堤不可恃水不可障一時諸臣異人同詞矣其法惟當出淤疏滯亦未易言焉何也周家橋之開以洩淮誠爲便捷且小分大合異流同歸於

祖陵風氣亦未爲反背惟是高寶一路湖堤終恐不支張福堤之裁可稍紓淮出之路而恐黃流倒注反爲淮阻淮不殺泗患必不除而淮水下流必無可殺之勢徙遷州治則

祖陵四面漂泊剝膚之憂更切蜂起之議猶存臣愚謂欲除泗害須殺淮之上流如尾埠河者可開也據地方諸臣勘議

一云尾埠河開可分上流之半直以功費浩大未敢輕議君謂淮合汶泗諸山水而後盛則豈有淮源上流合數千里諸山之水反不盛乎 臣知尾埠河開而淮必可殺也淮勢少殺不衝激

祖陵而州城尚未悍出則遷州之說可行矣 臣愚謂除黃害須殺黃之下流如三義季泰等壩可多開也查徐州以下築堤不啻幾千萬丈僅設四壩黃水驟漲溢縷堤而入遙堤壩少不能宣洩且南岸復築格堤停瀦橫流不得通達以致騰沸尤屬無謂惟應於縷堤多置石壩

高以五七尺為度遥堤量增壩口竟與地平使水渴則來刷淤不致奪河水漲則聽其經洩而又疏濬灌口入海之路使水有所歸則黃不崩潰黃平而淮之出口亦無梗矣臣愚謂欲禦湖患當殺湖之支流如撫臣所議挑濬灣頭廟灣等處三工不可緩也據稱東工挑濬已完而南北通江通海兩工竟爾寢閣徒恃一線之堤焉能障水惟應於湖堤一帶照前多設壩口宣洩而壩北黃堤宜淺止合足行糧艘為度又査照原議挑濬三工着實舉行使壩口之水歸江歸

海則運道民居鹽場俱免患矣至於通濟閘宜修復車盤啟閉舊規以免黃流南注因而阻淮事理誠切若能設法建閘正令通淮勿合入黃既殺淮勢又免黃淤尤爲良便其上雷陳公等五塘近爲佃占淤滿雖非昔時之舊若能深加挑濬不可謂無蓄洩之利也大抵水以江海爲壑自無泛濫之虞如治中滿之疾法必宜瀉增堤以障之是服胃以填胷裁堤以緩之亦潰腸以滿腹不導歸江海以瀉之患必不弭理也亦勢也伏乞　勅下該部查臣言有萬分一可

採亟行閱河科臣總河撫按諸臣酌議上請則河道幸甚臣愚幸甚臣猶有獻焉成大工者不惜小費不暫勞者不永逸如臣所議工程諸臣曾亦議而未決或舉而未竟皆苦於費無從出耳往歲吳越之灾蘇松之水皆蒙 皇上軫念元元發南京戶部銀數十萬兩施賑興工今 祖陵爲萬萬年基本及淮揚百萬之生靈京儲四百萬之漕道鹽場六十萬之國課其關繫何如重者更乞 皇上勅行勘議諸臣通查應舉工費若於河道錢糧僅支若干者不足

之數乞　允發帑銀以濟其急使諸臣不致詘於財力或遷就近易之圖以遺久遠之利則歲歲修築之勞可免而千百載平成之績可奏矣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請河流分洩疏　陳　燧 萬曆二十五年九月上

臣本庸愚叨令實應荷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
簡拔留臺風聞言事是　臣職也矧親見者乎　臣竊見
淮揚累歲災沴頻仍其在近年水患尤慘民之受害
而不聊生也至矣不可復加矣如近議周橋開通已
久每歲重運甫完通濟開閉後一應官民船隻徑行
是周橋未嘗不開也頃伏覩　明旨將周家橋等
處作速疏濬業有成命　臣何容喙顧　臣愚以爲此舉
非細故也中外之臣多知不便而未有肯爲　國家

極言其利害者何哉其說有三一曰重　祖陵二
曰畏　聖怒三曰無奇策夫自古無不患之河第
未患及　祖陵耳　祖陵為　國家萬世命脉
關繫甚鉅若運道鹽場雖干　國計桑田廬室縱切
民生尤其小者也故泗民告急毋以　祖陵為言
持論甚大因銳意于周橋之開而有不可復止之勢
固非可以一人口舌諍也此所以罕敢言者一也
皇上仁孝天植尊祖敬宗必不忍　陵寢有一朝
之溺一聞按臣繪圖以報赫然震怒懲溺職之臣專

勘河之役須祭告之典一念孝思何如切至必奏功旦夕而後即安苟非開濬閘橋等處則未易以紓目前之急而于 聖明無當也此所以罕敢言者二也江河淮濟名爲四瀆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尤能爲患今以一淮而受全河蓋合二瀆而爲一也況淮水遠來不下數千里兼一路諸山之水同出清口而復以强河捍之勿得縱出此實 祖陵受患之源也 祖陵之患不能遽解 皇上之憂不能遽釋而勘河之命又不敢久

稽則不得不信開周橋爲得策矣今中外明知不便而詰以他策又無甚出奇以取勝此所以罕敢言者三也衆人不敢言而臣獨敢言哉臣寶應舊令也知而不言言責之謂何卽同事臣工相視而指臣曰渠非莅茲土者乎昔聞條有河議矣今奚爲默默耶八寶士民相聚而議臣曰渠非衽席我者乎昔嘗視由已溺矣今奚爲默默耶故見事而阻撓臣誠不敢後事而緘默臣必不敢臣無論遠事近舉二十一年淮水從南堰漫溢驟奔東南高寶邵伯決堤五十餘處

此尤溢出之水貽害已如是矣若大闢周橋而以高寶爲壑則其害何如蓋周橋勢高淮水陵下疾若建瓴瀰漫則汪洋停蓄卒然不能入江達海西觸洪濤狂瀾東擊一線之堤非屹然金城之固也動缺三十五丈或百十餘丈高寶興泰鹽之民欲不爲魚鱉不可得也故人情僉謂不便即勘河科臣所慮梗運道傷民產損鹽場者得其槩矣茀云分洩淮水一由子嬰溝入廣洋湖達海一由董濼閘直達涇河從射陽湖入海百里而遥何途之從而遽達于海且與射陽

湖皆無畔岸周圍淹佔民田水行至此不復可潴畀
竟汎溢四出仍爲民患耳昔宋儒朱熹有言禹之治
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行則上面之水漸
淺由斯以談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下流之流通明
矣試自興鹽迤東擇其便利之所如日塗河石碇口
廖家港等處條爲數河分門出海然後從下流而上
將高郵北界開淸水潭寶應南界開子嬰溝山陽東
北開涇河口濬其壅淤闊其窄隘使河身深廣中有
所受不至溢出而洪波不及于舊下有所洩不至停

積而餘水易達於海如是則興鹽泰之水有所歸宿而高寶之水次第東行矣如是則氾光諸湖可令虛腹而武家墩周家橋之水容納有地矣倘慮西來水多一時宣洩不及再於瓜洲十壩開十閘口儀真五壩開五閘口灣頭閘旁增置一閘令入通泰鹽河則分洩之路既多潰決之患可免水不爲災而沉田可出濱湖沿海之民尚亦利乎然專藉此爲

祖陵計 臣 尤以爲治標之說也而抑有害焉察其本出清口會河入海而能拒强河之不內灌者以全力

勝也如周家橋大閘淮水大洩勢分力弱難以控河使河有知尚不能禁之躡其後河無情物也淮退一尺無暇疏濁流益淤清口有時汎濫衍溢安知不逆行乎雖　聖明在御河伯效靈萬萬無南徙之患然此亦事變之或然而將來之不可測者也為
祖陵計者可恃有利無害而莫之慎耶科臣之疏亦云周家橋業已洩水侯水涸則無事閘矣味斯言也倘亦有慎重之意乎何者河强淮弱水勢固然治法亦與不得不慎也治弱者利用合治强者利用分禹

之導河嘗分一爲九以殺其汋湧之勢此萬世治水法也宋濂亦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萬無此理分其半以殺其力則河患可平味宋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則分殺河流已棄之道自不難復也如近日五港口之議計可疏黃以導淮急宜相度以舉事務令强者主分弱者主合分則勢減而不至于扼淮合則力全而不至爲河扼于是大闢清口盡去積沙俾淮流徹底而出借淮之清減黃之濁即清口以下海口以上累年汚積冲刷必

多二瀆將爲安流而　祖陵長保無事矣凡此必
於分黃得之淮固不必淮治也此其於開周橋相比
之論孰爲標孰爲本孰爲利而害多孰爲有利而無
害哉但目前之害已見而當圖將來之害未至而亟
濬故急于治標者又不可不治其本也至于興非常
之役必有非常之費卽工費不貲不妨據實題請　臣
伏聞　皇上往年憫齊梁淮北之災嘗不惜巨費
出諸宮中而賑之至今稱爲盛事今河工浩大百倍
頒賑之需而　祖陵被渰尤非災民之比　臣知

皇上必有以成此巨功矣天下後世樂觀厥成者皆
仰知　皇上護　陵寢以培根本以安先靈至
孝也禮二瀆以昭祈禱以格神明至敬也奠民居復
民業水鄉海濱咸蘉嘉祉至仁也固漕堤全鹽竈運
務邊儲各有攸賴至計也是一舉而休烈顯乎當世
聲施浹于無窮臣知　皇上必有以成此巨功矣
大都天下事知之非難難在成之而已臣尤恐當事
諸臣或申是乙非而惑于築舍或遠嫌避怨而甘于
模稜或虞功未必成而因循月日或惜費無所出而

討効目前以致　陵泗久渰路前人之覆轍或使
強河爲患如臣愚之杞憂彼時即以罪前人者罪之
無及已臣顧不厭煩瀆期于計萬全而圖永賴也倘
可採擇伏望　勅下工部轉行會勘諸臣查議施
行以爲治河萬分有一之助臣愚不勝惓惓之至

追論漏網河臣疏　孫居相

臣惟黃河一衣帶水耳南關　祖陵之安危北關運道之通塞所係爲甚重也我　國家設督河大臣總理於上而又設治河司道等官分理於下豈徒備員已哉蓋無事則資其築濬有事則賴其捖回事效則同其功賞不效則同其罪罰此責成之重典而勸懲之大權也嚮者工部尚書楊一魁治河失策
皇上褫職爲民彼誠無所辭其罪矣獨念當時同功共事者不有司道府佐等官乎獨奈何聽其漏網而

不一爲處分也矧大臣之體原自優隆而會議行勘
率由司道即如近日河臣曾如春勘河之疏亦必稱
據其道府查議云何據其分司查議云何此不獨文
移之體亦大臣之體宜爾也方萬曆二十一年黃堌
口始決塞之甚易彼時查議諸臣皆以不塞爲便延
及二十三年水逼　祖陵而分黃導淮之說起矣
於時議河者勦襲雷同之文勘河者不聞叅駁之疏
比及河工告成也則或陞卿或陞級或加服俸或賞
賚紀錄優渥　恩私小大均被今前功盡廢而官

級猶新大臣罷歸而小臣無恙此所謂事成則冒其功事敗則逃其罪將何以明賞罰而激人心也蓋惟前此獨處河臣舒應龍而不及諸臣故後來諸臣效尤後此獨處河臣楊一魁而不及諸臣故今日諸臣觀望今欲杜觀望而儆將來則漏網諸臣當議也抑臣猶有說焉萬曆二十九年河決河南歸德府蒙墻寺而該省撫臣曾如春則有兼理之責者也司道府縣管河諸臣各有分理之責者也未經一處何以示懲惟是如春今陞督河侍郎查勘方新臣姑不過求

以撓銳志然當策勵立功以責後效至於水利道以及府縣管河各官臣不能悉其姓名亦當酌量罰治以儆後人葢邇來居上者博長厚之名而政多姑息在下者狃苟且之習而事樂因循　國家受病政坐於此雖不止治河一事而治河則尤其中之膏肓者自非大加懲創何以激勵將來故曰車之不前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者坐困之道也河之不治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河者道旁之譚也今河流衝决二十載而　沮陵運道疇妨民田之漂沒者不知幾千

萬頃民之葬身魚腹者不知幾千萬人而議者猶畏首畏尾莫决適從夫督臣不决更待何人二年不决更待何時此臣所以扼腕時事有感於衷不避嫌怨而輒敢冒陳者也萬一　臣　言可採伏乞　勑下吏工二部移咨總河部院除年遠不究外其萬曆二十三年在河勘議諸臣及二十九年河南該管河官不論大小備查職名分別議處以明　國法庶罰罪可以勸功懲前可以儆後其於今日河務或未必無小補矣　祖陵幸甚運道幸甚